《种田种遍全宇宙》

女主沈钧恬：21岁，少校，新兵，财阀大小姐逃婚去参军，165，C罩，对所有人都是温柔可人的模样，对秦尧张牙舞爪

女主秦尧：24岁，中校，监督考核长官，探索者号副队长，孤儿，173，B罩，对其他人公事公办，对沈钧恬忍不住毒舌腹黑

男炮灰程颢：程家大少爷，沈钧恬家族内定未婚夫，182，翩翩公子，是个gay，掰不直的那种

女配方轸一：沈钧恬学生时代暗恋对象，方氏二小姐，167，程颢二表妹，校园御姐女神

背景设定：

星球殖民计划启动后，各个国家都开始争先恐后发展太空军备力量，试图快速占据无垠宇宙里的少有的可居住行星资源。

K国也不例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建立起一个独立军团，50支太空舰队，同时对从各大军校、不同专业毕业的人才深造和训练，向舰队输入，为太空殖民占领做最后铺垫。

从这里毕业出来的士兵，最低军衔都为少校，在高危工作环境下，理所应当地享受高人一等的福利待遇。

考核基础内容有：天文学，物理学，数学，材料学，燃料学，飞船结构系统及操作。

除此之外，各个学子还要在之前所学专业的基础上深造。

但是因为是殖民初期，Z国在还未占领到有利据点的情势下，对学习要求放宽许多，相较于知识的深度，更要求士兵们知识的广度。

不要求能在荒凉星球建立完善体系，只要找到它，然后把自动化军火部署完毕，搭个驻军帐篷，插上旗子即可。

毕业后的士兵也不是立刻就分派殖民任务，而要先经过潜能考核，用最终评分决定所在部队。

催眠仓20年前是被发明用来治疗植物人，通过刺激右脑在一瞬间产生大量思维活动，催眠仓内10分钟，幻境里是20年，后来被用于模拟人生，开发潜能，但是时间不宜过久，不然会对大脑造成永久损害。

在催眠仓内的人生是以电波形式被记录，还没有可视化，外界不能直接观察，但是幻境内的考核官可以通过幻境“后门”——日记系统，将记录结果提交到外界。作为“父母”的考核官因为设定的影响会在60岁退出，放任士兵一人独自进行接下来的人生，也是为了考核士兵在失去长官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自主性。这时日记系统由幻境内最接近士兵的npc记录。

潜能考核时间为40分钟，现实里考核官和士兵躺进催眠仓后，考核官在半催眠状态下拥有清醒意识的同时，可以融入士兵幻境，引导幻境中的士兵执行考核任务。

在幻境世界里，世界是经历世界大战后的场景，除了充当父母角色的考核官之外，没有幸存人类，只有AI npc。

这些npc会和考核官一起伴随士兵一直在幻境中，从士兵们婴儿时期开始，死亡那一刻结束。

在失去现实记忆的幻境里，士兵从出生开始就需要忍受艰苦的环境（季度性干旱，暴雨洪涝，食物短缺），无论原先士兵在现实里的出身是什么，在幻境里通通以普通幸存者开场，任务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会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发布，比如学校作业，社会志愿服务，职业目标等。甚至不知道完成任务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一生结束后会有什么等待他们。

总的来说，就是要在这一生里做出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事。

幻境结束后，考核官和士兵都要被进行心理疏导。士兵就像做了一场梦，很快会忘记梦境里的内容。

有一部分士兵会在漫长幻境中放纵，他们醒来后大多被遣返到犄角旮旯的地界维护治安；有一部分选择自杀，醒来后往往变得多疑，患上妄想症，需要进行心理治疗；还有一部分完成了任务，成功进入太空舰队，其中，高自律性人格的士兵甚至在考核任务中取得了突破性成绩，这部分人，则分派到探索者号上。

探索者号顾名思义，就像舰队的触角，探向每一处有概率产生可居住行星的星系，搜索行星并抢占登陆。

它将冲在整只舰队的几百光年前，在广袤无垠的浓黑宇宙里，往往会遇到各种超脱人类常识的未知危险，所以需要性格坚韧，永不放弃退缩，又见识丰富的船员，和强大领导力的队长。

正因为探索者号幸存率低，所以Z国同意，每个船员都能够分配到那些他们发现并成功占领的星球的0.01‰面积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整颗星球矿采收入的0.01‰。产权所有人死亡后，继承人可以获得上一任土地和矿产收入的10%，其余归还国家，逐代递减。

故事大纲：

第一部分：

沈钧恬是沈氏集团大小姐，原本计划毕业后和程家少爷联姻，奈何沈钧恬和程少却是情敌（误会），打死不愿妥协的她为了逃婚去参了军。

路上遇到抓小偷的秦尧，沈钧恬把低调出行戴墨镜口罩的秦尧当成了小偷，在完全不知她是自己未来的长官的情况下用电击棒击倒了秦尧，送入了警局。

得罪了秦尧的沈钧恬在军校过得挺惨，两人因此结下梁子。

睡眠仓考核时，秦尧特地用掉1天宝贵假期，申请来做沈钧恬的考核官，想在幻境中折磨她。

第二部分：

幻境里为了防止士兵回忆起现实，所有设定全部都按照心理学家定制的剧本来。

幻境里，沈钧恬叫赵小花，秦尧叫赵秋澜。

按照剧本，赵秋澜是赵小花的母亲，赵秋澜比赵小花大20岁。

赵小花在一个小城市长大，读小学，初中，高中也有自己的朋友，最后考到外市的大学。

赵秋澜一直等着赵小花哪天带着心爱的人走到自己面前，一脸娇羞的向自己介绍：“妈，这是...我对象~”，这样她就可以把对方头发揉个稀烂，然后嚣张的哈哈大笑道：“傻了吧~这些人全都是npc!”

但是赵秋澜一直没有等到，赵小花一直暗恋自己的“母亲”，直到赵秋澜根据剧本在60岁时“死亡”，赵小花也没有表明心意，一辈子保持单身，在研制出浓缩能源石之后，成果发表后，赵小花在60岁生日那年自杀。

（浓缩能源石，和核裂变差不多，这里设定赵小花用人造物质JU，在高压下浸泡石墨，JU在和气化的钠接触后形成惰性物质不会再和其他物质反应，将内部的石墨和JU包裹起来，内部的JU之间相互冲撞，释放大量能量，也就是这种石头只要不接触气化的钠啥事没有，拿在手里也没事，后期主角用这个在荒芜星球发电）

（此处感情描述需要隐晦，不直接点破赵小花暗恋的事，用侧面描写，留下悬念，后面再慢慢引出原因）

第三部分：

沈钧恬的考核本来判定为S，但因为自杀降级为A，秦尧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重大成就的赵小花会在职业生涯巅峰时期自杀，问醒来的沈钧恬，沈钧恬也说不记得。

因为在幻境自杀，沈钧恬需要被留在军区进行心理调节1年，这1年时间秦尧刚好在休地假，（休地假=留在地球的时间内，每周5天去军区训练士兵）。心理医生要沈钧恬联系家人，帮助治疗，沈钧恬联系了秦尧。

两人一来二去，熟悉了彼此的真实性格，有明显好感。

但是到第三个月的时候，突发紧急任务，说明确在某个星系附近发现生命讯号，要求探索者号立刻抢在其他国家前面前往查探。沈钧恬没有诊断出心理疾病，也和秦尧一起执行任务。

在快到达的时候，探索者号遭遇巨型不明飞行物，通体全黑的巨大方块，体积是探索者号的100倍，周围还是密集的小行星和陨石包裹，但是它们都没有撞击到飞行物上，像摩西分海一样。

探索者号船长命令秦尧和另1个队员乘坐小飞船靠近不明飞行物。接近后扫描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也没有收到不明飞行物发出的讯息。船长又命令他们登陆飞行物。

登陆后，一开始没有事，飞行物表面凹凸不平，像是某种岩石，要离开时，另一个队员想采样看看是什么石头，用工具敲了一块。原本悬浮在上空的一颗陨石飞速向他们的方向砸过来，秦尧和队员连忙逃向飞船，没有砸中他们的陨石又飞了上去，他们逃跑路径上方的陨石好像看得见他们一样接二连三的撞下来。最后飞船被砸毁，队员被砸死，尸体碎片像液体一样流进飞行物。秦尧被困在飞行物表面上，继续逃跑，体力渐渐不支。

在要求他们登陆的时候沈钧恬就和船长吵起来，在看到第一颗小行星蠢蠢欲动撞向他们的时候，沈钧恬开走了逃生舱。

关闭公用通讯段里船长疯狂的咆哮，“秦尧，你信我吗！”她边往小行星圈开，边和秦尧通讯。

“你要干什么？！不要过来找死！”秦尧一边吃力地躲开撞击，一遍回复。

沈钧恬让秦尧用力往斜前方跳起，并且在要回落时打开喷气驱动继续往上飘。沈钧恬把逃生舱小心开到小行星圈外，穿着航空防护服就出来了。

她踩着小行星借力调整方向，冲向秦尧，抱住秦尧后，陨石也停止了撞击。

但是突然所有陨石都疯了一样撞向飞行物，沈钧恬抱紧秦尧，用吸盘吸住其中一颗陨石，跟着往下。陨石快速回升时，她松开吸盘，借着向上的惯性，乘着所有陨石开始第二波回落，和秦尧一起冲向逃生舱。

进入逃生舱的一瞬间开启自动驾驶，而陨石回升的幅度更加大，越来越多的陨石碎片不受控的飞溅出来，擦过逃生舱多处地方。

当她们请求返回母船时，探索者号已经消失了。船长抛下他们逃走了。

她们只好加大马力奋力逃出小行星圈。

沈钧恬怀疑，这个不明飞行物是一种硅基生物，整个体表都是它的嘴，陨石就像它的牙齿，用引力控制，把落在它嘴里的食物都咬碎。当感应到有物体落在它的嘴上时，就会开始小范围的“咀嚼”。当察觉猎物逃跑时，控制更多的陨石猎杀。由于控制大范围陨石需要更多力量，有些陨石超出了引力范围，就会飞溅出来。

她们开着飞船，前往最近的星系。

（此处两人表白，以为快死了，有肉）

但是飞船受损严重，她们只好紧急迫降到一颗荒芜，大气稀少的星球。

降落点是一片荒原，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地上只有零星的不知名植物。

为了防止夜晚的低温和白天的高温，她们用小型吸土机在地上挖出距离地面深5米的小空间，作为暂住地点。为了空气流通，又开了几个通气孔。

1. 用2个遥控车分别开到“北方”和“南方”几十公里处，一无所获，怕损坏，还得回收。
2. ...

（此处到时候再写，创造空间太大，不在大纲写，再找时机写个肉）

有了自己农田和饲养生物的两人，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通往地底的路，发现了蜗居地底的外星人，他们和人类长得有些相似，只是更像猴子，最高的身高也只有140，发现完全打不过两人后，它们说原本也有自己的文明，不过基本还在石器时代，它们原本为了领土斗得你死我活，不是把你的水源断掉，就是把你的树全烧完，为了尽快赢得胜利，几乎所有人都参加战争，在200年前生态战后，地表的河流和动植物消失，已经不适合它们居住，幸存者来到了地底1000米深的地方，用为数不多的资源维持生命。

它们也有自己的农业，但是因为地底没有光，只有某种抗干旱的植物，可以种植在岩浆附近。它们的农田分布不是地球上的田字形，而是射击用的靶子。中间一个井口大小的泉眼涌出岩浆，然后在地面挖出辐射状的沟渠，把岩浆向周围引导，沟渠之间又有环状沟渠连接，有阀门控制，当岩浆多的时候，防止岩浆漫出来烧坏作物，就把阀门打开释放一部分岩浆。水就用的滴灌，用扎了一排排小孔的铁管埋在土内，定时排水浇灌，水直接流进土壤，减少蒸发量。

这种植物长得像某种多肉植物，叶片肥厚，还有可食用块茎。

秦尧和沈钧恬以她们在地表种植的植物为条件，要求交换矿物练金属，对外星人来说那就是长得不一样的石头，所以也同意了。

最后秦尧和沈钧恬修好了飞船，把她们的住所使用权和能源石装置给了一个想要恢复这个星球生态的孤儿外星人，离开了这个星球。她们在星球上总共呆了10年。

经过漫长的飞行后（再写个肉），她们找到了舰队，当问到这10年是怎么过的时候，秦尧知道瞒不住，就全说了，沈钧恬为此和她大吵一架，一旦政府知道可以居住，虽然不那么宜居，但是军事基地还是可以建立的，尤其是上面有从未发现过的其他智慧生命，可能把它们抓走做实验。

秦尧没有解释，但是把消息透露给了A国，她知道这样无疑于叛国，但是为了拯救一个种族的生命，不得不这样做。A国的舰队实力是几个国家的殖民舰队里最弱的，但是他们就像鬣狗，数量多，嗓门大，还喜欢道德绑架耍无赖，不分他们一杯羹，就说大国欺负他们，要联合政府制裁。

当K国在荒星插上旗帜时，A国舰队姗姗来迟，于是在两国争吵土地归属权的八卦新闻中，荒星有地外弱势生命的消息泄露，全人类震惊。

在全人类的关注下，K国无法下手，为了显示人类的仁慈，道德立场上还得援助改善这些外星人的生存情况。

知道真相的沈钧恬和秦尧和好，两人以离队太久丧失作战能力为理由辞去职务，（可能还得回地球见个家长），在荒星继续种田，秦尧在其他星球也有土地使用权，时不时换个星球种田，经营多个田产的秦尧为人类供应各种食物，成为星际有名的大地主，沈钧恬就是地主婆娘。

日常：

沈钧恬最近喜欢一字领的毛衣，脖颈弹性的曲线下露出一副往圆润肩膀延伸的白玉锁骨，引得路人男士们纷纷驻足。

秦尧见状，不动声色地把她的一字领拉上去，变成V字领，又觉得胸口露的太多，往后扯了扯，变成均匀的圆领。

沈钧恬翻了个白眼，“你是我奶奶吗？”这么保守，破洞裤是不是还要补起来了？

秦尧一本正经道地指着她的胸口说:“这是我的奶奶”

沈钧恬：“？？？”

幻境结束后，沈钧恬和其他士兵一起要挨个接受例行心理辅导，大家在各个心理医生的小黑屋里分别疏导后依次走出，手里都拿着AI鉴定的潜在人格报告。

大家都在互相分享各自的报告，有些人是“正直”，有些人是“软弱”，有些是“固执”，只有沈钧恬捂着不给别人看，争抢中，报告（可降解材料制成）飘到了一个人脚下，大家看到是长官，都立刻停止打闹，肃穆敬礼。

秦尧捡了起来，邪魅一笑，把结果公之于众：“性欲强”

沈钧恬从脖子红到耳朵，恨不得当场与她同归于尽。

从此，想追沈钧恬的男生们都得掂量掂量自己。

参考文献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84008> 《如果南极和北极的冰雪全部融化，还剩多少陆地？》

第一章：

赵小花从小就喜欢玩泥巴。

1周岁在草坪上抓阄，周围全是金银玉器，笔墨纸砚，甚至还有算盘、小手枪、笔记本电脑，赵小花兴趣勃勃的原地转了一圈，重心不稳，一屁股墩坐在了地上。

姥姥赵絮一脸殷切地望着她，在金器后晃动小饼干视图吸引她的注意，让她爬过来。“花花，拿这个，拿这个有小饼干吃哦~饼干~”

赵小花用黑亮的眼睛看了看不远处的母亲赵秋澜，看着她抱着手臂，饶有兴味地看着自己，仿佛不是自己的女儿在抓阄，而像是在看一出戏的路人。

赵小花又环顾一圈，最终低头揪了一把草，“ma ma!”她含糊地说着，邀功似地向赵秋澜伸出手。

赵絮有点着急，抓阄抓一把草是要闹哪样，长大后专业拔草吗？！要拔也是拔购物车的草啊！

“花花，看这边~看这个亮晶晶~”她拿起一个精致暗纹的银手镯，指着上面的红宝石，试图继续吸引孙女的目光。

赵小花却只瞥了一眼，继续向妈妈晃手，手中的草叶从香肠一样胖乎乎的指节缝隙里漏下，她呆呆地展开手掌，楞楞地注视了一会儿，又从地上薅了一把草皮，要给妈妈。

“赵秋澜，你还看！不是你女儿是不是？！”赵絮朝赵秋澜丢了一块石头，被赵秋澜闪躲开。

赵秋澜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提起赵小花，“有什么关系，三百六十行...”她盯着赵小花天真懵懂的脸，轻声呢喃，“你想做什么都行，只要能做的好，做到底。”

赵小花不明白赵秋澜在说什么，只觉得冷淡的妈妈今天好温柔，还摸到自己的衣服了！她兴奋地也想摸摸妈妈的脸，却忘记手里还有草和泥，一个小巴掌糊了赵秋澜一脸土。

“...”

赵秋澜面无表情地放下赵小花，在赵小花还没反应过来之前，用沾了泥土的脸，像泽野弘之滚键盘取歌名一样，在她脸上狠狠地滚了几回，直到看着小花满脸的泥才满足地离开。

2岁时，因为家长们也忙于维生，无暇照料孩子们，单独放在家里又怕出意外，于是找了个废弃小公园，每家轮流出一袋口粮请一位腿部残疾的老爷爷照看，再加上这个生态崩坏初期的时代蛇虫鼠蚁基本都灭绝了，孩子们在这也挺安全的。

这时的赵小花还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和其他孩子组队在沙坑里过唯心主义家家，一玩就是一整天。只不过别家小女孩抱着独眼的洋娃娃在树荫下摆桌都是用的糖果，小花却表现的十分自食其力。

她从土里挖出半截废弃酒瓶，用布包上扎人的一面，磕在石头上，敲断尖端，然后放在粗砺的石面上细细打磨平整，最后在里面装上水，撒上各种颜色的花瓣，放在石桌上，阳光下散发波澜的光，引来一对辍学无处可去的小情侣坐坐。

她还没事喜欢用细沙在玩具锅里翻炒，撒上黑色的泥土，就是所谓的“酱油”了。等差不多“火候”的时候，把一些路边的小野花掰散，白的花瓣是蛋清，黄的花蕊是蛋黄，尽数丢尽玩具锅内，翻炒均匀，撒上掰断的绿色草叶充当香葱，倒进玩具碗内，新鲜出炉的蛋炒饭就做好了。

妈妈来接小花的时候，小花吵着要妈妈吃。

赵秋澜女士表示：你戏多以后你做饭。

而赵絮女士表示：你TM也太敢了。

是的，3岁的时候，赵小花就承担起了做饭的重任。

一开始姥姥是极力反对的，后来发现小花做的居然还不错，而且可以锻炼儿童的动手能力、学习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等等等，有利于右脑的开发...另外自己也可以有更多时间约到广场舞王老陈一起跳恰恰，于是就顺其自然而然惹。

自从做了饭，小花玩泥巴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每天要赶在妈妈起床前做好早饭，回家后做好晚饭，不过以此为交换，赵秋澜给她从可回收垃圾桶里捡了一本厚重到男人举了会沉默，女人拿着会流泪的百科全书，足够小花以此度过无聊的童年。

在这本书上，小花看到了在这片禁锢自己的小区里看不到的更多的花草树木，岩石地貌。

冬过夏至，年复一年，坐在桌前的小小身体慢慢伸展出少女的体态。

小花16岁了。

北极冰川在这一年彻底融化，地球上中纬度的大陆被淹没了30%的区域，淡水资源减少10%。

在最初的那场夺去几千万人命的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人类，又在接踵而至的疫病里失去数十万同胞，纵使政府出面控制了疫情，死神却也丝毫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菲律宾板块与亚欧板块接壤的一块地方突然发生激烈对撞，几百米高的海啸一波接一波，袭卷过亚洲东南岸的所有城市，原先最繁华的商业省市一日之内沉入海底，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汪洋，死伤人数难以数计。

内陆或许幸免第一波海啸，但余波却在嚣张地蔓延。

很多人被洪水围困在平房屋顶，逃命上来的人乌泱泱地挤做一堆，站稳都很困难，后来的人都爬不上去了，只能扒住屋檐的瓦，免得被水流卷走。

全国性的灾难受难群众太多，军队救都救不过来。

大多数人就这么无米无水地站了几天，每个人神情都变得麻木，再也顾不上脱力后被水流带走的人。

渴了的人用手去舀时不时飘着尸体和粪便的洪水喝；人群里谁的口袋里稍微鼓一点，都会被翻出布兜；饿得狠的人，在口袋里装上几块瓦片，跳进水里，想潜到被淹没的小卖部看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回来，最后什么都没有回来。

小花、赵秋澜和姥姥，在发大水的那天就都逃回了5楼的家里，把两个防盗门关的紧紧的，还用柜子顶住，害怕穷途末路的人闯进来。

阳台门口堆了2包沙袋，是小花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居然拦住了大部分水，以致于只需要在门缝里塞点报纸和破布，就能保持房间的干燥。

因此小花还得到了姥姥的致秃式爱抚，和赵秋澜深邃的一眼。

小花从小就费尽心思地想让妈妈夸夸自己，无论是送自己培育的荧光七色花，还是嫁接出来的心型树莓，赵秋澜都只是淡淡地接过，然后一边敷衍地说“不错”一边拍照。

小花起初以为妈妈是死傲娇，但是别人家王小明洗自己尿床的床单都会被王阿姨贴出来：懂事的儿子[爱心][爱心][爱心]，她却从来没有看过赵秋澜发朋友圈炫耀自己懂事听话聪明可爱的女儿！

小花的这种不甘心让她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也没有产生逆反心理，反而更加逆来顺受。赵秋澜说想揉肩，就绝不捏脚，赵秋澜说和王小明走太近了不要早恋，小花当场替王小明出柜。只要能得到妈妈的认可，赵小花觉得自己甚至可以无所不为。

当无法去跳广场舞的赵絮心血来潮地想要做晚饭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她叮叮咚咚地翻着厨房，吵到在客厅看书的赵秋澜。

“你在做什么？”赵秋澜趿着拖鞋附在门边看她。

“在找你买的那袋淀粉呢？家里土豆剩的多，怕再不吃要发芽，想做点土豆淀粉，怎么找不着淀粉了呢？”赵絮头也不回地开柜子检查，赵秋澜点点头，“一直都是小花在做饭，你问问她。”说着事不关己似的往卧室走。

“小花，你有没有看到你妈前两天拿回来的一袋淀粉？”赵絮想起来了，转身开始对赵秋澜抱怨，“你说以后吃的越来越少，要早点买，多买点，但是要买就买面粉啊你，你家用淀粉当饭吃啊...”

赵秋澜身形一顿，往卧室走的步伐更大了。不是她想拿淀粉，而是她不认识淀粉和面粉...那都是白的、轻飘飘的粉末...

突然，她觉得有什么不太自然，平常的小花早就不顾楼下三番五次的投诉，蹦蹦跳跳地过去了，今天却闷不吭声地坐在飘窗的软垫子上抱着膝盖，脸庞上的酒窝也隐了下去，目光沉沉地往外看。

“妈妈，”她察觉到赵秋澜走了过来，担忧地看向大雨滂沱的世界：“他们，怎么办？”

窗内如同往常一般吵闹和温馨，窗外却像是末日。

虽然雨大到能见度几乎为零，赵秋澜也知道小花在说谁。

她眯着眼看向窗外：狂风里翻滚的洪水就像炸起的油锅，低矮的建筑被逐渐侵蚀殆尽，原本挺拔的树木此刻就像无依的浮萍随波逐流，而因此受难的人就只是大江里的沙砾，顷刻间就消逝在洪流里。

“这个世道，救不了人的。”她拍了拍小花的肩膀，小花原本晶亮的眼睛泄气似的看向了阳台上的沙袋，那两包沙袋吸饱了水结结实实地挡着外面的风。

“花花，你看到淀粉了吗？”姥姥想起晚饭的正事，催促道。

小花不太确定地想了想：“姥姥，如果我做了一件有可能救命的事，但是丢了一袋鸡蛋，您觉得怎么样？”

姥姥：“我觉得有人皮yang。”

话音未落，小花就举起抱枕掩住头，“刺溜”钻到桌子下面，飞快地陈述：“我怕外面的水倒灌到家里来就用淀粉和丙烯腈分了好几十次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做成了高吸水树脂的防汛沙袋丙烯腈是上个月炸掉王小明家厕所的那次剩的，虽然用掉了妈妈买回来的淀粉弄坏了微波炉还害你们要赔王小明家的厕所，但是却保住了我们温暖的家！”

...

结果显而易见，虽然逃过了胖揍，小花也为自己的勤奋好学付出了惨痛代价——一个星期不被允许吃晚饭，而且还要看着姥姥和赵秋澜蓄意吧唧嘴吃窝窝头！

是的，一个窝窝头夹咸菜她俩都能吃得滋滋作响，赵小花无语凝噎，尽化作想死泪。

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一家三口一连几个月都不能出门觅食，好在自来水还没断，虽然有点浑浊，但只要通过简单的物理静置法，然后再用小花牌电磁发电机+巴斯德消毒法，还是能满足饮水的。

只是在吃食上比起之前更加苛刻了，顿顿是稀饭和清汤，还隔三差五以莫须有的罪名罚小花不许吃晚饭，以至于小花偷偷做起了DNA检测小实验。

当大雨下了六个月的时候，家里的储粮也终将告磬。

六个月前还没下暴雨时，每次食物短缺的问题都是赵秋澜想办法解决的。

她出门一天的时间就能弄来一袋米，一筐蔬果鲜肉，和一些油盐酱醋瓶瓶罐罐，并且就这样连续屯了一个月家里也没有破产。至于从哪里弄来的，怎么弄来的，小花却全然不知。

小花甚至对自己的妈妈都不了解，赵秋澜在她心目中一直是神秘又全能的，她对她总是冷冷淡淡的，长得也和其他人的妈妈没什么不一样，但是总让小花有种...想跪舔的感觉...

这次全国性灾难，农田牧场都被淹没，还能正常工作的蔬菜供给站都离这跨一个省，小花真的很好奇这次妈妈要怎么破。

从主卧出来的赵秋澜里面穿着塑胶的紧身防水服，外面套着一件崭新的荧光救生衣，头发被盘在脑后，她一边往头上套着游泳帽，一边招呼正在洗碗的小花：“赵小花，把泳衣换上，这次你和我一起去。”

姥姥有点犹豫地看着赵秋澜：“不太好吧，孩子还这么小...”

赵秋澜对她摇摇头：“这个年纪差不多可以面对了...”

小花手上还留着泡沫就出来了，整个人兴奋得不行，这次可以观摩妈妈现场教学末日求生啦！

“没事啦！姥姥！我会在妈妈做事时照顾好自己的！”小花忙不迭把围裙解下来递给姥姥，“姥姥在家乖乖等我们回来！”

姥姥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来。

赵小花飞奔到房间翻找之前赵秋澜买回来的一条专业泳衣，尽管她从来都没见过游泳池，但是心理感觉上穿上这件衣服，就会像嗑药的菲尔普斯一样神勇。

第一次穿泳衣的赵小花不太好意思真空，于是直接就着t恤衫套上了赵秋澜同款s号泳衣，跳到赵秋澜面前。

“怎么样～妈妈～”小花扭捏地绕着手指，期盼得到赵秋澜一句夸奖。

赵秋澜正在把脚蹬进雨靴，抽空瞥了一眼小花，原本利落的银黑色泳衣现在被里面的衣服填充得鼓鼓囊囊凹凸不平，还未发育的胸脯处，泳衣的胸垫...胸垫也忘记翻过来，此刻呈现出诡异的凹胸型，再加上小花一脸油腻的娇羞...

赵秋澜停下手里的动作，颤抖着肩膀，飞速把桌上的手机拿起来对着她拍了张照，才稍微松了口气，严肃而又郑重地对她说：“你，最好能永远记住你现在的样子。”

小花看着赵秋澜抖动的嘴角，不明所以，却也同样严肃郑重地把手并在裤缝边，点头答应：“好的，妈妈。”

赵秋澜点点头，“把绳子带上。”

小花狗腿地拿上绳子，绕在肩膀上跟着赵秋澜出门了。

走到2楼时，发现2楼以下已经被完全淹没，混浊的水位还在以肉眼可见的细微速度见长。

赵小花用询问的眼神看向赵秋澜：接下来怎么办？

赵秋澜默默把泳镜地给她，小花接过后没有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赵秋澜。

赵秋澜开了尊口道：“戴上。”

小花大脑一片空白地戴上了泳镜，戴眼镜的时候赵秋澜用绳子绕过她的两个腋下和肩胛骨，系了一个复杂的扣，最后打了一个死结。

“然后呢？”小花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然后从这跳下去。”赵秋澜指着2楼的窗台平静地说。

“母亲，”小花泪流满面“咚”地一声跪下，“虽然我不是您的亲生女蛾，您也别一到末日就让我去世啊，大不了...大不了我以后少吃点，一三五七不吃，二四六就吃一顿午饭，1碗粥!不加盐！”

赵秋澜难以置信地皱眉：“谁跟你说你不是我亲生的？”

小花抹了抹眼角的辛酸泪：“如果亲生的也会这么惨的话，我现在去孤儿院还来得及被收养吗。”

“来不及了。”赵秋澜打破她的幻想，她看了看天色，“现在下去水温还不会太低。”她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身上，“这次带你认个路，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去那里拿食物。记住，不是每次都有，而且每次拿都不能超过100斤。”

“？？？”信息量太大，赵小花还没有加载完，赵秋澜就果断地戴上泳镜跳了下去，起跳角度精准，空中姿势优美，入水动作利落，难度系数2.0，得分10分。绳子那头的重量牵引着赵小花从窗台扑了出去，起跳角度擦墙走火，空中姿势花里胡哨，入水动作扑棱蛾子，难度系数2.2，得分2.2！

突然掉进水里的小花差点被水呛死，连忙往上扒拉，浮出水面后呼吸动作宛如哮喘。

赵秋澜也浮出水面，不知从哪拿来两个塑料桶，给了赵小花其中一个。

小花原地狗刨式踏水，茫然问道：“潜水钟？”

赵秋澜点点头，先把土味塑料水桶盖在头上，抓着墙边的水管沿着台阶一步步往下挪。

小花也连忙跟上，在混浊的水里看着紧绷的绳子，往前迈步，根据以前的记忆，猜测现在的位置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潜水的深度逐渐加大，水压也让小花有点喘不上气。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小花开始思考刚才赵秋澜说的话。

难道妈妈每次都是从那个地方拿到的食物？食物从哪来的，生态崩溃之后粮油都成了奢侈品，为什么会放在这种地方？而且听起来还有很多，其他人都不知道吗？为什么每次不能拿超过100斤？

越想越多的小花不知不觉已经跟着走了10分钟，她觉得自己上上下了好几层楼，但是地下停车场只有2层。

谜团真是越来越多了，小花想。

水下的墙壁发出莫名的光，来自赵秋澜腰间挂着的荧光棒，黯淡却足以让小花觉得安心，但是长时间在水中行走让她有些失温，手脚也开始麻痹。

她拽了拽绳子，示意赵秋澜。

赵秋澜立刻停下脚步，小花撞了上去，差点把水桶掀翻。开玩笑，在这曲里拐弯的密封地下室走了这么深，桶翻了意味着仅剩的一点稀薄氧气会迅速溶进水里，跑都来不及！

她有点后怕，摸摸索索地抓到了赵秋澜的胳膊，用力晃了晃，也不知道她那边听不听得到，颤抖着气息说：“妈妈，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这时从桶口伸过来一个一次性塑料杯，杯底连着一根线。

...这种东西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啊？

她把杯子对着耳朵，绷紧了线仔细听，赵秋澜的声音朦朦胧胧地传了过来：“到了。跟我走过这扇门。”

她们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来到一个2平米的小空间，门槛旁有一扇巨大的闸门，闸门的正对面是一堵黑色的墙。

“跟我一起推这扇门。”赵小花已经没有力气思考妈妈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内了，她一手稳着头上的水桶，一手用力跟着推门，就看到脖子下的水剧烈颤动，传来的声音像是一道拖沓的闷雷。

当她和赵秋澜一起把这道闸门慢慢阖上后，还转紧了闸门上的把手。

耗费过多力气的小花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腿开始控制不住地软了下来，赵秋澜一直在关注小花这边的情况，关紧门后，迅速按了嵌在墙内的一个按钮，房间内的一个开口就被打开了，水旋转着往那开口钻去。

赵秋澜屏了一口气，掀开了头上的水桶，水桶内鼓出的大块气泡瞬间四散成无数个碎片散进周围的一片黑暗之中。

她游向小花，一只手捂住她的口鼻，防止呛水，一只手揭开她头上的水桶，只见小花此刻已经开始神志不清地翻起了白眼，黑色的长发在水中宛如水草飘荡。

赵秋澜在心里叹了口气，接住小花，一脚蹬在墙上，反作用力让她们往上窜了有1米，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水被抽走，她需要趁现在还能够到天花板，立刻去打开上面的通气扇，不然她俩不仅有缺氧的危险，即将形成的真空也足以让她们死的更加痛苦。

她抱着小花，在水的巨大阻力下努力保持两人的平衡，试着跃动几次，伸出另一只手去触碰通气扇，失去电力控制的扇叶闭合成一个封闭的面，真空下的气压比通风管道的气压低，照理说它会自行被外界压强冲破，但此时却依旧紧紧地卡在通风口，赵秋澜连续尝试多次都没能成功。

逐渐缺氧的赵秋澜脑门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她捏住小花的鼻子，壮士断腕般，对准怀中小花的嘴用力一吸，小花的胸腔都被吸瘪了几寸。

昏迷的小花：“？？？”别人都是给所爱之人渡气，你TM不渡气就算了，还吸瘪我？

有了氧气补充的赵秋澜用力一跃，用手肘击碎了通气扇叶，外面的空气瞬间涌了进来，房间内的气压也逐渐稳定。赵秋澜拖着赵小花的头浮在水面上大口喘气。得救了。

房间内的水逐渐被放完，赵秋澜把小花平放在地上，刚才的动静太大，小花还是溺水了。赵秋澜给她做了一番心肺复苏，还没等人工呼吸，小花就不争气地呛着水，迷迷瞪瞪地睁开了眼。

“这是...哪儿？”她有点有气无力地撇过脑袋去看赵秋澜。

赵秋澜用手背探了探她的脑门，热度让她怀疑今天俩人得在这过夜。

“粮仓”她漫不经心地回答，用手在那块黢黑墙面上敲击了几回，听着声响找到一片区域，这片区域一眼看上去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但是当赵秋澜把手掌贴上去的时候，手掌径直穿透了进去。

赵小花惊坐起来，看着眼前这不科学的一幕，张着嘴却发不出声。

赵秋澜只伸入手臂的三分之一，转过头向小花伸出手，示意她抓住。

“我、我们，要进去吗？”赵小花有点害怕，颤抖地把爪子搭在赵秋澜的手心里，赵秋澜用力一拉，没拉起来...小花像秋田犬一样只是被拉着往前平移了一点。

“...站起来。”赵秋澜无语地看着她。

赵小花因为刚才的缺氧，加上失温发烧，双腿还软绵绵地使不上力。她两手抓着赵秋澜颤颤巍巍，初生羊羔似地站了起来，扑进赵秋澜的怀里。

她抱着赵秋澜的腰好奇又小心地去碰那没过赵秋澜手臂的墙：不冷不热，摸上去像任何时候拂过的空气，又像是一道密不透风的投影，在近处看也看不到赵秋澜伸入的手臂；再往旁边摸就还是冷硬潮湿的石头的触感了。

那么只有那一小块黑色区域可以穿过的话，妈妈要怎么带自己进去呢？小花不解地抬头看赵秋澜。

赵秋澜搂着她，一点点走进那滩墨黑的墙壁中，小花紧张地睁大了眼，开玩笑，这种时候当然要看清楚！

...

明明面前是可以触摸到的冰冷墙壁，却在以为会撞上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发生，两人直接穿了过去，到达了另一个房间。

小花立刻转头去看，身后一面很普通的石灰墙冷静地驻立在那，她不可置信地伸开两只手去摸，掌心依旧是实质的触感，刚才经历的凶险宛若都是一场梦。

她想去问赵秋澜，却在回身的时候滞住了。

并没有想象中的粮山油海，取而代之的是长无尽头的黑色走廊，仿佛身处巨蛇内腹，空气内一片死寂。

走廊的墙壁，天花板，地板上错乱密布着一扇扇形状扭曲的...门？不知道里面都关着什么。

小花紧紧牵着赵秋澜的衣角，感觉头重脚轻，手心开始出汗，但是身上却在冒着冷汗。

赵秋澜慢慢把她扶坐到墙边，掰断一根荧光棒，放在小花身侧。

荧光棒照出小花因为发烧而绯红的小脸，嘴唇也干得起了皱。

小花浑身软绵绵没有力气，呼吸也很粗重，赵秋澜帮她把贴在身上的湿衣服给扒了下来。

“妈妈你不用脱吗？会感冒的。”小花疑惑地抬眼，看向赵秋澜。

此时赵秋澜的衣服和她的一样皱巴巴地贴服在身上，从皮筋里挣脱出来的额边的长发一绺一绺地纠缠在一起，还往下滴着水，配着苍白的脸色竟让小花觉得妈妈也会看起来这么娇弱。

赵秋澜摇了摇头，只是随意地拧起了衣角上的水。

“这是...哪儿？”小花困惑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观察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的那扇门。

那像是一扇铁门，门的上半部分长在墙壁上，下半部分长在地上，就像一张被折成90°的纸。

门的外框线条也不平整，而是弯弯曲曲的波浪线。

其他的门也都各有各自的形状和分布。

努力观察的小花没有注意到赵秋澜没有立刻回答自己的问题，等她发现许久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赵秋澜才慢慢开口：“这里是...梦境。”

赵秋澜起身朝最近的那扇门走去。她的突然离开让小花感到害怕，“你去哪儿？”

“去给你找药。”

她敲了敲一扇门，安静听着里面的声音，那里传来的咆哮几不可闻，但在这片死寂的空间里还算清晰。

她摇了摇头，又去到另一扇门边。

“？？？”小花觉得自己的脑子变成了一个普通10岁小孩的脑子，“在梦境里找药？我们现在是在做梦吗？”

“你怎么会这么想，”赵秋澜回过来，掐了她一把，她立刻用杀猪般惨叫回应。

ok，不在做梦，胜似在做噩梦。为什么我一个孩子，一个病人要遭受这些。小花揉揉被掐红的手臂想。

“这里联通了现实与所有人的梦，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个安全的梦，搜刮里面的物资，现在是药品，等你明天好了，我们就去找食物，以后，可能是找别的。”

她没有说别的是什么，但是小花却懂了。

“那为什么不能带超过100斤的东西？”小花举手提问。

赵秋澜看傻狗一样看她，“当然是因为100斤太重了我们两个带不走。”

ojbk。

小花看着赵秋澜一个个敲门，疑惑地说，“大家的梦境都是噩梦吗，为什么要选这么久。”

“梦境不只是做一段梦而已，也会反应一个人的黑暗面，欲望。你还是未成年，带着你，我不仅要打黑，还要扫黄。”

小花点点头，揉揉眼睛，“那能不能我现场做梦，你来我梦境搜刮？我一个未成年的梦，肯定是纯洁无暇的。”

“可以是可以，但是梦境门出现地方随机，我无法分辨哪个是你的梦...而且我很怀疑你的梦里有没有能用的东西。”赵秋澜终于选好一扇门，“一会儿我进去，你哪儿也别去，就呆在这知道吗。”

小花没有回应，赵秋澜眯眼看了看她，原来是睡着了。

开门前，赵秋澜想，做监护人好难，做“熟人”的监护人更难。

....

#赵秋澜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

赵秋澜开门后，发现这里是一条小巷子，旁边是垃圾桶，看起来仅仅像是从某个厨房的后门出来一样。小巷子的两边都是人来人往的街道，看起来是在商业区。

多久没见到这副车马喧阗的场景了？但是好像哪里不对...

她有点恍惚地走到巷口，看着眼前场景，一瞬间难以回神。

街道上一辆辆磁悬浮轻轨在半透明的光伏公路上快速通行，路两边的高大建筑仿佛能直通云霄，甚至还能看到矗立在远方的空间站信号塔，时不时有星际飞船从那里启航。

所以...这里是现实？

赵秋澜用力摇了摇头，回头去看那扇门，那扇破旧的门和刚才一样立在门框里。

【太奇怪了，为了防止目标觉醒，副本任务世界里的时间线都应该是和幻境里的一样才对。】

她观察眼前熟悉的街景，正是离她所在公寓不远处的一条商业街道。

赵秋澜拿出手机，切换到10G信号，点入一个计算器app，按着等号按钮，开始通话：“监控台，这里是考核官秦尧，编号9524，发现疑似程序错误，请求汇报。”

初三的赵小花如同往常，6点起床做早餐，给姥姥和妈妈留了一锅米糠稀饭和几块泛潮的玉米饼，便去上学了。

生态系统崩溃后的世界不是几个月暴雨后的洪涝，就是半年的干旱艳阳。

小花打开在3楼的自家阳台门，拿了挂在衣架上的新洗晾干的救生衣，仔细穿上，跨过栏杆，小心地踩入摇摇晃晃的小气筏。筏子因着重量不稳左右翻腾，小花赶紧蹲下来稳住了重心。

“好险。”她自言自语着，解开了绑在栏杆那头的绳子，拿起筏子里的浆，向学校的方向划去。

浆原本是某天暴雨天，随意路过她家的木板，被水泡的已经有点松散了，飘飘荡荡地被拦在阳台侧面，勤俭的小花就给它捡回来了，用破菜刀削成一个短柄的浆，又用布条包裹了柄，防止木刺扎手，柄也更不容易断。

赵小花先是一个人静静地划着船，看着水天相接的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